

移民：「我能做什麼？」

「談到移民問題，數據比說話更有力。2014年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，若世界人口達到了7.124億，而財富能夠均衡分配的話，那麼，每個人的年平均收入為14,000美元。事實上，2億人口每天的收入只有2美元。現在，這種經濟不平等，也是一種社會不平等，對移民造成了一股強烈的衝擊。甚至整個民族都捲鋪蓋遷至更富有的國家。」以上是芙拉薇雅·塞莉諾律師（Flavia Cerino）對移民的看法。

什麼是移民？

2013年，聯合國聲稱全世界有2.32億人移民。移民定義為「因就業等原因離開自己的國家，並居住在另一個地方超過12個月的人。」芙拉薇雅·塞莉諾（Flavia Cerino）強調說，這是你能找到的唯一定義。但事實上，還有難民（在另一個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）；逃離戰爭境遇的難民等，所謂的『非法移民』（遷移時沒有一份可以讓他們合法進入另一個國家的證明文件）。移民原因各異，有戰爭、貧窮、學習、文化興趣、自然災害……

她被問及，新人類（New Humanity）國際培訓課程的工作坊討論這個主題時，哪些是最常用的詞語？

工作坊突出了一些現象。塞莉諾接著說：「首先是『恐懼』，對任何有別於我的事物而產生恐懼的感覺。」事實上，多樣性是偉大和具有充實的作用。我們看到，在大自然中，生物多樣性是非常寶貴的。如果缺乏多樣的種類，我們的生物就會瀕臨滅絕。顯然，我們必須思考源自於因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恐懼；這就把我們帶到公共秩序、國家安全的話題上來。一個是公共秩序，另一個是害怕多樣性。另一個頻繁出現的話題是家庭。為一個背井離鄉獨自漂泊的人，為了不讓自己所愛的人擔心，發現很難描述他或她所面臨的艱辛。事實上，告訴家人真實的生活狀況如何是很重要的，這樣他們將真正瞭解，家人團聚的意義。移民究竟意味著什麼？通常家人都盼望能生活在一起。另一個詞語是『文化交融』。這是為了創造相遇和理解的環境而克服對多樣性的恐懼的能力。不僅僅是文化方面的理解，而且還有存在方面的理解，彼此分憂解困。移民應當被放在一個給予的位置上，但他們未被承認市民的身份從而可以積極行動。因此，從一開始他們受到排斥，很容易相信自己沒有什麼可給予的。

芙拉薇雅·塞莉諾引用很多年前左丹尼（Igino Giordani）談論移民而提出的問題：「我能夠為他做什麼？」，說：「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反思的問題。我們怎麼做？有無數個經驗，宏大的計畫。我的經驗和你們很多人的一樣，主要有兩個因素：首先是一切都取決於個人的敏銳性。身為一個人，我覺得自己被召叫，通過從近人身上看到的問題，我把疑問就放在我所生活的地方。我試著弄清楚我該做什麼，尋求有權採取行動的人和機構的幫助。因為這件事關乎住在我的城市的一位移民的生活好過些。事實上，對於『我能做什麼？』這個問題，我們可以用行動、做力所能及的事來回應；於是，我和其他人分享這個願望，從細小的行動開始。我們可以在自己所處的位置上編織一張人際網——在我們周圍引發人類更新的細小行動。」

來源：『有關移民和文化交融的反省』，新人類國際培訓課程（2015年2月）移民專家芙拉薇雅·塞莉諾協調工作人的講話。可瀏覽www.umanitanuova.org